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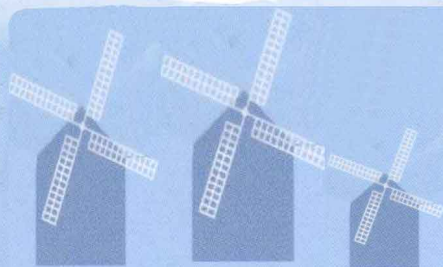
飞扬*

青春校园记忆
美文精选



比天空还远
的季节

省登宇◎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飞扬 · 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

比天空还远 的季节

省登宇 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比天空还远的季节 / 省登宇主编.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2. 6

(飞扬·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

ISBN 978-7-5125-0354-0

I. ①比… II. ①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65403号

飞扬·青春校园记忆美文精选·比天空还远的季节

主 编	省登宇
责任编辑	郑湫璐
统筹监制	葛宏峰 李典泰
策划编辑	何亚娟 刘露芳
美术编辑	刘洁羽 王振斌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6开
	11印张 144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354-0
定 价	19.6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第1章 青涩年华

草草世家 ◎文 / 刘玥 006

初吻 ◎文 / 蒋峰 034

我打电话的地方 ◎文 / 小饭 045

第2章 阡陌红尘

公主，小公主 ◎文 / 吕伟 054

桃花染 ◎文 / 吕伟 078

梦满飞翔 ◎文 / 刘玥 090

第3章 疼痛青春

青耳 ◎文 / 水格 104

门外的女孩 ◎文 / 奉波 132

微微疼过 ◎文 / 马中才 156



第1章

青涩年华

没有王子来找她，灰姑娘是不可能变成公主的

草草世家

◎文 / 刘玥

阿薰是我们班这个学期才转来的插班生。她实在是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瓜子脸，冰雪般的皮肤，双瞳剪水的微笑，温存却含一丝狡黠，还有她飘逸而毫无修饰的短发和额前的刘海，无不昭示她是个标准美女。当她在她身边坐下，并且笑容可掬地自我介绍说“我爸爸是我们学校里的体育老师，我妈妈也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的时候，我就知道摆在我眼前的将是一条漫长坎坷而崎岖的道路——本人的体育成绩有史以来都在及格线上下游移，因此我便恨乌及乌地恨上了一切体育运动，尤其讨厌球类（原因是，十一年前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被一只呼啸而来的排球不幸击中头部，尽管肉体并未受伤，但心灵受到重创，幼小的心从此蒙上阴影），无论是足球篮球排球还是地球……

而我亲爱的新同桌阿薰，在家庭影响之下，很自然地酷爱体育运动，尤其酷爱球类，她非常喜欢看足球，非常非常喜欢侃篮球，非常非常非常喜欢打排球。所以当她来到我们班的第二天下午，便千方百计地哄她爸（也就是我们的体育老师）让我们在体育课上打排球。奸计得逞后，她左顾右盼开始找正往卫生间方向逃逸的我，

然后在卫生间门口把我堵住，一副想强暴人的样子。我可怜兮兮被阿薰拉着往排球场走，一边语无伦次地向阿薰解释我不会打排球，语气就跟刽子手说我不想上绞刑架一样。阿薰蛮横地说：“我不管，月桂，这个班里我只认识你一个耶，总不能就这样跟大家不明不白地打球啊——我会害羞的。”我心里对阿薰会不会害羞十万分怀疑，不过安全起见，我可没敢把这怀疑说出来。

于是我就这样被阿薰拉到场中央，开始我平生第一次排球赛。可问题是，我对天上飞来的东西有着天生的恐惧感。所以当排球笔直地向我飞来时，爷爷啊，我吓得魂都没了，只担心它会不会砸坏我亲爱的小脑袋，哪里还管什么接不接球。因此我的第一反应不是伸手接球，而是用手抱住头闪到一边——那个排球便畅通无阻地落到了地上。阿薰大为光火：“你到底会不会打球啊（我嗷嗷着对她说：“我跟你说了N遍我不会打球啊……”被她的咿咿哇哇声盖了过去）？！月桂小姐，你得接球而不是往一边闪——那是排球又不是地雷（我嗷嗷着对她说：“可是地雷不会从天上飞来啊……”又被她的咿咿哇哇声盖了过去），你怕什么啊？听着，再躲我可不饶你，要接球啊！”

因此当排球第二次冲我笔直地飞过来时，我克制住抱球狂奔的第一反应，撸起袖子决心大干一场。但是当球飞快地下降时我却有些晕眩了——球从这么高的地方落下来，势能转化为动能，冲量转化为动量，重力加速度9.8米每秒方再乘上球的质量啦，下坠时间啦，落在手上该有多痛啊——可又不能避开。于是排除第一反应后我的第二反应是——伸手接球——也就是一把将球抱在怀里。阿薰气得差点没当场吐血。

在阿薰的循循善诱下（也许说循循“恶”诱更恰当……），后来我终于接了一个飞得不甚高的球，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和力量用手掌奋起一击，手心顿时痛得要命，不过值得欣慰的是，那个排球高高地飞了起来，飞过网，飞过踮起脚尖想垫球的荞麦，飞过跳起来够球的甘草，飞过蓝天，飞过白云（阿薰欣慰地对我点点头）——飞过边界（阿薰

暴走)。

“你这个笨蛋！谁让你用手拍球啦，要用前臂垫球啊……”

可是一旦到了该垫球的时候，要用身体的哪一部位击球就实在由不得自己了。体育课结束的时候，我头痛肩膀痛上臂痛手指痛腰酸背痛腿抽筋，哪儿都痛，就除了前臂。但不管怎么说，比赛最后结果，我们仅仅以四分落后。这当然不是因为我有了一点进步（我唯一的进步就是敢伸手碰球了），而是因为对方有草莓那个力量型高手——每次草莓接到球，都会把全身力量会聚于双臂，孤注一掷气贯长虹地那么奋力一击，那个球“呼啦——”一下向后面飞去，飞过踮起脚尖想垫球的荞麦，飞过跳起来够球的甘草，飞过蓝天，飞过白云，飞过对面排球场的网，飞过对面排球场的边界，仍然余势未衰，百折不挠地向排水沟奔去……把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以至阿薰居然莫名其妙却又欣慰地对我点点头（大概觉得我跟草莓比起来还颇有希望吧）……

打排球不过是一个序曲。正如我早已预见到的，摆在我眼前的乃是一条漫长坎坷而崎岖的道路。体育课上跑八百米，阿薰非要我紧跟着她的步伐。“八百米算什么？不过是0.8千米而已！0.8千米都搞不定啊？”可是姑奶奶哎，在你眼里是0.8千米，在我眼里那可是800000毫米啊……

被阿薰拉去踢毽子。七八个人围成一圈，你一脚我一脚，一个翠绿色的鸡毛毽子在大家的脚尖上轻盈地来去——那当然是比较好的情况，假如那个毽子突发奇想要往我这边飞过来，那它就只能掉下去。我只能相信它是安了雷达的，一侦察到我的脚所在的位置就改变航向，要不怎么老是我踢东它飞西呢。我是彻底放弃了，只是阿薰仍旧不依不饶地在每节课后拉我去踢毽子，而且在我第一百次落了毽子后第一百零一次地把毽子发给我。终于有一天，我不知受了何方神圣指点，一脚踢出去竟飞出两只毽子——我把我的鞋子也给踢出去了。一大群人全都笑瘫在地上，阿薰险些没笑岔气。我满

脸通红，在一片哄笑中单脚跳过去捡我的鞋子。从那以后“鞋”成了我们踢毽子时的流行词汇。每回我接毽子，阿薰都要喊声“鞋”，然后大家又都笑得不行。

阿薰要拖我去游泳。我已经出尽洋相，吸取教训，打死我也不跟阿薰乱来了，便连声推托。可阿薰的犟劲又上来了，还说什么既然已经教会我打排球踢毽子，当然也能教会我游泳。但问题是，我的游泳技术比不会游泳还糟啊——我抱着救生圈在水里不管怎么折腾怎么使劲划水，身体都义无反顾地向后退去。无论我是用牛顿经典力学还是用爱因斯坦相对论都解释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总之，抱定士可杀不可去游泳的信念就对了。没想到阿薰说：“哎，月桂呀，其实我也不指望你能学会游泳，让你跟我去其实是为了起一个陪衬作用，用你来衬托出我娇美的身材和柔软的舞姿——你别生气啦，这就是所谓的物尽其用嘛……”我当即把手里捏着的半根冰棍砸了过去。

二

如果还有什么人能在自恋和花痴方面超过阿薰的话，那就非草莓莫属了。仔细回想起来，似乎每次我在阿薰那个女魔头手上饱受折磨的时候，草莓总是陪伴在我的左右——她可不是来雪中送炭的，那丫头只会落井下石。

第一次见到草莓的时候以为她是个很安静内向的小女孩，苍白的皮肤使她看起来像一朵在过分阴凉处盛开的苍白花朵，不引人注目，更难招蜂引蝶，却自有一种凛然端庄的气质。对于一个女孩而言，草莓实在算不上很漂亮。她个子很矮，而“矮”一不小心就会与“胖”联系在一起。草莓的矮与胖又称不上是特别矮特别胖，只是那种普通的又矮又胖。她的左额上有一块殷红的心形胎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管她叫草莓），使她显得有点特别。普通加上有点特别——借用一种

流行说法——就是特别普通。

草莓的花痴和自恋本质在我与她同住一寝室同睡一床（她在上铺我在下铺）后得到更加充分的暴露。草莓喜欢对我的衣着发饰评头论足（“天哪，你都几岁啦？居然还带香蕉形的发夹！”“……拜托，那是月牙形的好不好！”），并且谆谆告诫我必须三天两头地换发型（“头发是女人的半张脸，知道吗？”），她甚至还热衷于趁我睡着时给我扎根朝天辫（“你知道‘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改变形象应当从头开始，而改变发型就应该从扎朝天辫开始！”）。草莓还教我装淑女的诀窍：“你说话时必须把所有的‘我’换成‘人家’，每句话说完时都要加语气‘嘛’。比如你想说‘我渴了’，你不能直接说‘我渴了’，而应说‘人家渴了嘛’。再比如‘我不要’，就应当说成‘人家不要嘛’。而‘我要你送我’呢，则应该说成‘人家要你送人家一下下嘛——’……如此这般，不一而足。懂了吗？”

我听得大跌眼镜。原来装淑女有那么多学问啊。便问草莓：“我怎么从来不听你说人家呢？”

草莓眼睛一瞪，嘴一撇：“人家不用装就已经是淑女了嘛！”

怪就怪在草莓这样的窈窕淑女（尽管承认这一点的也只有她自己而已）却始终没有君子好逑，即便是到了校园鸳鸯处处漂的如今，草莓依然顽强地推行她的单身主义，理由有二，一曰“Simple is simple, double is trouble”，二曰“天下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草莓还是个疯狂的女权主义者，神经过敏得不行，一旦听到有男生胆敢嘲笑女生，她就非把对方教训得体无完肤不可。由此闹过这么一个笑话。某日草莓在走廊上听到邻班一个高个子白皮肤的男生在说什么“侏罗纪公园”，立马条件反射似的跳起来大声反驳“青草池塘处处蛙”，还没等那个倒霉男生反应过来，草莓就开始口若悬河地把学校小有名气的校草一个一个骂得狗血淋头。那个男生被唬得一愣一愣的，走又不是留又不是，尴尬得不行。甘草看不过，拉拉草莓说：“其实客观一点说的话，我们学校帅哥也不是没有。八班那个班长张天南就挺不错

的……”

“甘草你别帮男生说话！哼，你不提张天南还好，一提我就气。张天南，帅哥？拉倒吧！不就个子高一点吗？不就是个小白脸吗？那也能叫帅？你也不看看他那张长满雀斑的脸！就算以青蛙的标准看……”

我一把捂住草莓的嘴：“拜托……站在你跟前的就是张天南耶……”

草莓当场傻掉，马上闭嘴，双眼无神地看了看她面前这个比她高了足足两个头还多的皮肤苍白的男生，脸越涨越红，呆了大约半分钟，嗫嚅地说了声“对不起”，掉头就往厕所狂奔。我和甘草帮草莓收拾残局，忙不迭地向张天南道歉。张天南隔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那个女生脾气好大呀！我刚刚只是在谈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而已……”

草莓超级喜欢超级女声，她的床头贴满了超女的海报，边边角角写满了一大堆你可以想象出来的肉麻词汇。她每天晚上在寝室里大展歌喉，把流行歌唱得简直有清末遗风——通俗一点讲，就是唱流行歌用的是唱京剧的腔。那阵子甘草刚打了耳洞，成天龇牙咧嘴地叫个不停。聆听了草莓歌声的当晚，甘草忽然发现耳垂不怎么痛了，大赞草莓的歌声有保健耳朵的功效。后来一照镜子发现，不对，耳朵不疼是因为耳洞已经开始愈合——耳钉不见了！从此以后甘草对草莓歌声的评价变成：“把我的耳钉吓到哪里都不知道了！”

但是草莓仍然不依不饶地为她的超级女声梦努力着。她用“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还击我们“你不会有好结果”的表情，用“Don't Stop”勇敢地迎接奚落和嘲笑直到我们咬牙切齿地回答“算你狠”。就这样过了半个学期，学生会文娱部开始组织一年一度的“校园十佳歌手大赛”，草莓二话不说报了名。

草莓选了首《想唱就唱》。比赛前的那些天草莓几乎是发了狠地练唱，仅仅为了找到合适的伴奏带就跑了六家音像店。她甚至还在就寝检查完毕后（那已是深夜十点半了）偷偷溜到阳台上压低嗓门唱歌。她为那首歌精心安排了每个细节，自己设计出一系列舞蹈动作配合音乐。为了锻炼胆量，比赛前的那天晚上她请我们做观众，然后爬到床

上唱歌。那晚她唱得实在太好了。尤其是高潮部分，她唱得是那样动情，仿佛歌声是从她的心里传出来的。连甘草都不得不说：“灰姑娘马上就要变公主了！”

可是没有王子来找她，灰姑娘是不可能变成公主的。而我们的灰姑娘，也就是草莓，甚至没有哪怕一只漂亮舞鞋可以留给王子。没有富丽的马车，华贵的礼服以及水晶舞鞋，辛德瑞拉就永远都只是灰姑娘。

比赛那天草莓花了很多精力打扮自己。她修剪了眉毛，在脸上淡淡地涂了层粉，然后小心地拢起刘海，遮掉了左眼和左额上的胎记。因为胖，她不敢穿裙子，只穿了一件纯白的 Converse T 恤和不会显露曲线的深色长裤。为了使自己看起来高一些，她甚至穿了一双高跟鞋。

主持比赛的不是别人，正是张天南，还有另一个漂亮女生。那天张天南穿着白衬衫和棕黑长裤，还打了暗红色的领结，有一种说不出的英挺气质。草莓在比赛开始前一小时就已忐忑不安，但一看到张天南，立即安静下来。她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他，站在她身边几乎能听到她的心跳。然后，我们听见张天南用轻柔的声音说：“由于本次比赛报名同学众多，而比赛时间有限，因此在第一轮比赛中，每位选手都只有两分钟。请选手们注意把握时间。下面比赛开始，首先有请高一（1）班的选手……”

每位选手只能唱两分钟。可谁也不知道这个两分钟是怎样定义的。至少，我们看到的，是那些与文娱部成员认识的选手都提前上台了，而且一唱就是三四分钟。高一有十七个班，因而轮到高二时，礼堂外的天色已暗了下来。文娱部干事不得不再把时间缩短。终于轮到草莓。这时舞台下除了评委，观众已所剩无几，那些评委们也都一个个昏昏欲睡的样子。草莓登上舞台时，除了我们，没有人鼓掌。我能感到她的嘴唇在微微发抖，但是她的声音很平稳。她唱得很出色，但只唱了三句——才三句，张天南身边那个漂亮女孩就挥挥手让她下去。草莓

只犹豫了一小会儿，然后就假装没看到，继续勇敢地唱下去：“梦想是神奇的营养，催促我开放。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就算……”音乐蓦地戛然而止——张天南已经弹出了CD，他疲惫地冲草莓招招手：“抱歉，时间紧张，后面还有几个班级……”草莓很慢很慢地走过去，接过那张她跑了六家店才买到的CD，它在光驱里转了还不到六十秒，就永远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第二天十佳歌手大赛决赛名单公布。没有草莓的名字。草莓在那张红色的名单前呆立了好久，然后转过身对我说：“月桂，如果我从来没有为那件事努力过的话，结果再怎么坏我都不在乎；可是我已经很努力了，我真的很努力了……”说着眼泪就吧嗒吧嗒地往下掉。

甘草总是最会取笑别人的一个，但是那天她二话不说，不管三七二十一去找张天南吵了一架。吵得很凶，因为我坐在教室里都可以听到隔壁甘草的声音。吵完以后回寝室，草莓哭着问我们：“今天我是不是唱得很烂？还是因为我太难看了，不可以站到舞台上？”甘草抱住草莓：“草莓，你不知道，今天你是最漂亮的。你唱得最好了，超女都唱得没你好。去他妈的什么十佳歌手。草莓你是百佳歌手千佳歌手，谁都比不上你……”然后她们抱着彼此坐在地上一同哭。

三

跟阿薰处得久了便发现，阿薰不是对谁都嘻嘻哈哈的。她对男生总是很冷漠，对某几个外班来的男生简直可以说是很凶。经常有一个高三男生会跑到我们班来找阿薰。后来知道那男生叫半夏。他大概中等个子，中等身材，眼瞳清澈总带着笑意，让人感觉是个很温柔善良而又不拘小节的男孩，似乎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又似乎什么都要放在心里。每次半夏来找阿薰都会客气地跟我打招呼，然后轻轻地问：“知道阿薰上哪儿去了吗？”

但是阿薰对半夏却有些刻薄。她甚至管他叫“猪笼草”，而半夏居

然也就笑嘻嘻地接受了，还送给阿薰一个小猪造型的储蓄罐。可阿薰并不领情，她想吧储蓄罐送给我，我执意不要，她把它转送给草莓。有时候听阿薰和半夏的对话会觉得十分好笑，看到阿薰的表情却又不忍笑出声来。某一次半夏笑嘻嘻地调侃说：“真想变成一只蚊子。”阿薰板着脸问：“又打什么鬼主意？”半夏笑说：“变成蚊子就可以吻你了！”阿薰冷笑说：“我甩巴掌怎么办？”我使劲憋住笑，而坐在我前面的草莓已经哧哧地笑出来了。阿薰敲了她一栗暴。

半夏似乎总是处于受欺负的状态，但他对此毫不介意。不管别人怎么说三道四，我始终觉得半夏谈不上是阿薰的男朋友，阿薰一直在排斥他。也许是为了气走半夏，阿薰偶尔甚至当着半夏的面同其他男生勾肩搭背（一般情况下，被阿薰“勾肩搭背”的男生都处在一脸无奈的状态下）。半夏对此并不介意，只是笑笑而已。

有时想阿薰只是有些桀骜不驯罢了，表面上显得蛮不讲理，其实心里还是愿意同半夏在一起的。我看得出来阿薰尽管称不上喜欢，至少不讨厌他。他俩在一起时的大多数时候还算融洽（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因为半夏虽说经常来找阿薰，但每次都是坐几分钟就走）。半夏会给阿薰带来很多曲奇饼、巧克力和果冻，为了她还会特地请假出校门跑到KFC去买热乎乎的土豆泥，对她好得令人羡慕不已。阿薰起初不想领情，但这个大馋猫终究抵挡不住土豆泥的轮番轰炸，最后缴械投降，但嘴上还是不服输：“这算我欠你的，下次还，可不是你送我啊……下次别送来了。”可是半夏再送来土豆泥，阿薰又会马上软下来，一边吃一边骂半夏心肠歹毒，逮住了她的弱点。半夏在一旁嘿嘿地笑。偶尔阿薰倔劲上来，硬是不肯要土豆泥，半夏也有办法，他会把土豆泥送给我，然后对阿薰的诅咒充耳不闻，笑呵呵地离开。等他人一走，阿薰马上为土豆泥跟我火拼。

半夏对阿薰的照顾真的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下雨天他会特地跑过来看阿薰是不是带了伞；天气突然转凉时又会跑过来看阿薰是不是穿够了衣服；他帮阿薰记着周一与周四有体育课，提醒她要穿运动鞋不

能穿牛仔裤，否则会被罚跑；他还帮阿薰记着周三有美术课，提醒她要带绘画颜料。他知道他来的次数多了阿薰就会恼，因此这一切他都做得不让阿薰知道。他通过我了解阿薰穿多穿少，了解她钱够不够用，零食够不够吃；了解这个马大哈是不是又丢了手机或者钥匙，又通过我提醒阿薰要穿什么带什么——以至有那么一段时间阿薰忽然说我变得越来越细心温柔，终于比较有女人味了——就像她妈。我气得当场喷血。事后我对半夏说我不干了。不想半夏竟拿了一大堆零食来贿赂我。没办法，零食是女孩子的弱点。我只好认命了。

除了零食，半夏似乎摸透了我的爱好，经常送我手链啦钥匙挂件啦扭蛋啦什么的，他总是能替我借到我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漫画和光碟，还送给我他的画。慢慢发现半夏其实是个非常有才华的男孩。他画得实在太好了，简直可以算个漫画家。他的画受日本漫画风格影响很大。大多画的是阿薰，轻巧的短发，灵气的大眼睛，还有倔犟的嘴和鼻子，惟妙惟肖。他还经常给阿薰无中生有地画上香蕉形的发夹，使她看起来另有一番纯真。还有少数几张画的是个我不认识的女孩子，脑后梳着两根发辫，非常漂亮。起初我以为女孩是半夏胡乱画的，但某一次阿薰无意中看到其中一幅，轻轻地自语了一句：“是她？”

后来出了一件事，阿薰冲半夏发了脾气。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事，但那都只是小打小闹而已，阿薰任性过后总会与半夏言归于好。而这次，她叫半夏再也别在她眼前出现。

其实在我看来这真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那是阿薰的生日，半夏给阿薰寄了一个足有阿薰人那么高的包裹，全班都沸腾了。包裹里是一只很大的毛茸茸的蓝色兔子。半夏的名字很快就传开了，到处都有人在窃窃私语。

晚自习阿薰没来。

下自习后我跑到阿薰的寝室去看她。她倚在阳台栏杆上一边哭一边冲手机大喊大叫，我知道她一定在跟半夏通话，可电话那头的半夏似乎根本插不进一言半语来解释，阿薰一直在哭叫：“你知不知道你这

样同学们会说什么？你知不知道我们的事已经传到我爸妈的耳朵里去了？你知不知道今天晚上妈妈怎么说我？她说她怎么会生出我这么不检点的女儿来！你总是喜欢怎样就怎样，可是你为什么不想想别人会怎么说，我爸妈会怎么说？你为什么从来不顾及我的感受？你总是给我这个又给我那个，可是你根本不在乎我心里的感受。你只是为了自己心里好受才来讨好我，对不对？你以为自己在关心我，其实你在安慰你自己……你究竟把我当成什么？当成需要你的拥抱的小玩偶，要你心疼怜悯的宠物狗？”

半夏似乎说了句什么。阿薰忽然止住，大喊大叫渐渐变成嚤嚤的哭泣。她脸上泪水涟涟，眼泪淌着淌着她便慢慢地蹲下来，直到蜷缩在角落里。然后她对话筒轻轻地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你别再来找我了，好不好？再也别来了，就算我求你……”

那天晚上我偷偷跑到阿薰的寝室里，同她一起睡。阿薰说她难过的时候最想抱一个毛茸茸的东西，无论什么都可以，因为它会给她一种安全感。可是那个蓝兔子被孤独地落在教室里，我偷偷地想，阿薰其实需要它，只是她不敢伸出手去抱它。我没把这些说出来，怕又把阿薰惹哭。何况，我想，阿薰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吧。

阿薰问我：“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坏女孩？——我知道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不要否认。猪笼草——就是他——对我那么好，可是我一直对他很坏，对不对？”

坦白说，我确实为半夏鸣不平。送一个毛茸玩具本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弄得满城风雨也是半夏始料未及的吧，令众人皆知也并非半夏的初衷。半夏对阿薰，真的不是简单的“关心”、“爱护”所能形容了。阿薰对这份心是根本就不懂，还是明明知道却另有苦衷呢？

“其实，月桂，以前我告诉你我是转学来的，”阿薰见我不语，咬了咬嘴唇说，她已经不落泪了，但是眼睛很肿，“那是骗你的。我，我是高三下来的。高三的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班里倒数。权衡再三，